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林春

■ 雄姿(国画)
余英皓



工厂歌声犹在耳

□ 陈茂生

小区附近有公园,未及园门就有歌声滚滚来。故人称:此处平日是“歌的海洋”双休是“歌的海啸”。

公园中有里三层外三层围成一圈的“合唱团”,中心 C 位的指挥面带微笑、动作且歌且舞,边上的乐队长短乐器齐整颇成气候:“再过二十年,我们来相会……”;人多势众开口就是碾压式的“主旋律”。周围还有七八个直播支架加音箱、手机耳麦加话筒的“高音独唱家”不容小觑,尽管势单力薄但科技感十足,且无论唱得好不好总有鼓掌叫好的“粉丝”群。因此既有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此起彼伏,也有当仁不让地“别苗头”。不管如何阵仗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旁若无人地拉开嗓门唱。尽管一脸沧桑皱褶,但当年一定是个活跃的文艺青年。

在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的“当年”,工厂大合唱的“歌会”多是全年生产指标完成后的庆功“狂欢”;以车间为单位组队,厂领导担任手握奖品发放大权的“评委”。起初歌会很质朴,男的把一块白毛巾,包在头上是农民,搭在肩上就是工人;女的把彩

西岸之魅

□ 钱克健

我爱西岸,爱其“活力与静谧”。此地动静相生,张弛有度。晨光初露时,江畔奔跑的身影渐次汇聚——或独行,或成群,如流动的七彩光谱,在朝晖中谱写生命的乐章;晴日方好,草坪上帐篷如云,恋人私语,咖啡香浓。有人围坐畅谈,亦见学子捧书沉醉,不觉日影西斜。

我爱西岸,爱其“包容与开放”。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油罐艺

术中心、西岸艺术中心、龙美术馆、余德耀美术馆等如珍珠散落,串联成横贯东西方的“西岸文化走廊”。在这里,你可聆听商周编钟的余韵,亦能解读西方油彩的密语;既能徜徉于千年文明长河,也可驻足于当代艺术前沿。

我爱西岸,爱其“传承与创新”。西岸善将往昔淬炼为未来——传媒港、梦中心与文化走廊相映生辉,在湾区划出璀璨弧光。更令人称道的是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智慧:旧油罐、老仓库、锈蚀塔吊、废弃铁轨……这些工业时代的印记被重新赋予生命,

成为艺术的新载体。这正是“满眼生机转化钧,天工人巧日争新”的生动写照,传统在此焕新,创新在此扎根。

西岸,这片不断生长的滨水之境,以其开阔的胸襟与不息的创造力,将文化、艺术、金融与生活融汇成诗。它不仅是上海的文化新地标,更是一座通向世界的窗口——在这里,每一天都在演绎着传统与现代的对话,每一处都在见证着坚守与突破的平衡。

这,就是西岸之魅——在时光的流转中沉淀韵味,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新声。

宠物的宠爱

□ 韩浩月

你有没有想过,貌似人类喂养、照顾、宠爱宠物,其实本质上,是宠物在宠爱人类?当机器、网络、AI 编织的生活使人类时常迷茫、焦虑、浮躁的时候,是不是宠物的存在让人类觉得,内心丢失的那份单纯的快乐、接地气的存在感、以及被需要的感觉,全部重新被激活了?

宠物是在用他们独有的方式在宠人类。比如等待:宠物会长久地等待一个人,在你去上班的时间里,它无时无刻不关注走廊传来的脚步声;门打开了,它会瞬间奔向你,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你它在想你。

比如忠诚:一旦宠物与人建立了

信任的关系,它就很难再去选择别人。宠物的眼里没有“贫穷与富有”等物质上的区别,它只信任感情。而且,它对人类的感情,整体上永远要高于人类为它们付出的感情。

比如平等:宠物永远会用平等的方式对你。猫尤其如此,它追求独立,它由着自己的性子来,在它看来,你不是主人,你是伙伴和朋友;会讨好人,但讨好并非意味着低自尊,狗会记得与你相处的每一个欢乐时刻,一起玩耍的时候,开心的程度是一样的;它们永远不屑于研究人类复杂的情感与规则,它们有自己的标准与原则。人类会身不由己地认可并依赖宠物的世界,因为那个世界无比简单、纯粹。

宠物宠爱人类但不自知,但作为人类,咱们得知道这点,并且心怀感激。

指挥员

□ 崔立

一口,口感果然上佳。我竖起大拇指,说:“手艺不赖。”

不多时,旁侧的水泥路上传来一阵“堵车了。”“看来要报 110,找警察来了。”的声音。这条河滩边的狭小柏油路,双向至少十几台车堵在一起。原本这路就是两台小车并排开要紧挨上街沿侧石,才堪堪可过。可左手方向的车辆里,突然有了一台工程车,宽度远大于小车。那个男人不知何时已到了路中央,高举着手,说,大家听我指挥,好吧?说完,他指挥右手方向的最

后一台车,说,往后倒,停后面 100 米处的那个车辆停靠点,好吧?车主点头,倒车。男人又指挥其他车辆后倒,有个年轻男司机可能是新手,倒得歪歪扭扭,倒了几米,又往前几米,引得几个围观的男女轻声哄笑,男人说,大家该上车上车,该休息休息。

道路很快疏通。看男人指挥若定的样子,我说:“大哥,你不会是交警吧?”

男人笑笑说:“被你看出来了?”

说完,男人像是习惯性地摸了摸腰间置放的执勤设备,才恍然想起什么,又朝我笑了笑。

旗扎在胸前,远看就像朝鲜长裙……每次必唱“咱们工人有力量,嘿!咱们工人有力量”,尤其那声“嘿”,嗓门高、动作齐,就是“一等奖”。以后歌会开到厂外的体育馆、电影院了,有投影有主持当然要有组委会;也就听说二车间请了个中学音乐老师辅导,三车间就找一位文化宫声乐老师当顾问;四车间更有“范”,每次排练前“啊……哦……呿……”忽高忽低拉嗓门,背后肯定有高人。再以后有了厂合唱队,分了高低声部;虽然从未受过专业指导,靠十天半月强化训练竟也唱出了半专业的腔调。至今还记得那场景:先由女高音轻吟:“太阳跳出了东海”、男高音随之跟进“大地一

片光彩”,后面的歌词“河流停止了咆哮,山岳打开了胸怀”已淹没在全场喝彩、掌声中了。若有当年照片,会在引吭高歌的车工、电工、压延工、行车工边上找到奋力拉满手风琴风箱的我;画面感很强,曝光率老高的。

说起学习拉手风琴,就如有同事学拉二胡、吹笛子那样,真未受过父母的严词督促。经历过的都明白:那时会点乐器或擅长运动项目,能最大限度接近“有特长”的标准;或能减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。所以凡是上早班,中午时分会腆着脸到“政宣组”借一架久未使用的手风琴,躲在走廊尽头拉半小时。曲目有根据京剧“智取威虎山”唱段改编的独奏曲“打虎

上山”、还有“蓝色的多瑙河”等等。看到身边过往的工友投来惊讶的目光,很有点“稀缺人才”的小得意。凭此薄技不仅跻身厂合唱队,而且参加公司比赛时别人站着我能大模大样坐头排一侧。其实还心存隐念:每次得奖后,在与大家握手相庆的几位领导中也许、大概有一个能成为点化或成全我的“伯乐”,可惜没有。

那时,年轻人“白相”的去处不多,女孩子补妆品种类不及当今的零头;而那一句歌词:“再过二十年,我们来相会……光荣属于谁?”尤其流行。四十多年后,在公园合唱歌声中不期而“听”却有点灵魂拷问的味儿,仿佛当年工厂歌会歌声犹在耳边。